

抗“非典”时进入隔离病房，去年速写组画助力武汉“抗疫”，今年广州一线直击……

张弘：艺术家在现场，创作更主动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图/受访者提供

1 速写并不完美，但不可替代

在特殊时期，速写可以直接表达作者现场的感受，把注意力放在捕捉和记录上，其他考虑可以相对少一点。

我直接用画笔抓取一线场面的氛围或生动的人物肢体动态，画出当时的感受，当然以后也可在速写的基础上提炼升华，再选用其他的绘画形式进行艺术创作。

我的速写会尽可能选择不同的场面，虽然数量并不多，但画面的信息量尽可能要多。这批略带“日记”式的纪录手稿，显然图式不可能是经过充分营构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大制作”。既不可能有深思熟虑的构思、考究的构图、严谨的造型、深入的描绘，也没有经过反复修改而形成的完整画面。但因具备了迅速的描绘、鲜活的表达、及时的传播与互动，其时效性又是其他艺术样式不可替代的。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同行都进行了国画创作，我却很少。如果选用国画来创作，对收集到的素材做出重新分析与判断，并按自己的思路重新组织画面，还要考虑画面相对的完整性，要有一定的笔墨处理，这都需要时间。只有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性，才有可能感染观众。



1 暴雨中的核酸检测点
2 海珠区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
3 广州昌岗东路小学核酸检测点所见



羊城晚报：用速写来记录抗疫瞬间的想法是怎么萌生的？
张弘：在去年武汉疫情发生后，我就选择了使用速写进行记录。武汉是我的家乡，因牵挂桑梓父老，我便产生了用画笔来记录的想法。因此，我开始着手收集相关的信息，用图片资料，搜寻“城里城外”发生的最能引人关注、或触动我的瞬间画面，以图像速记的方式、用线描为主的手法来表现。

羊城晚报：您是一位国画画家，却选择了速写。
张弘：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很多，但我认为速写无疑是最快与最便捷的。创作一幅国画、油画，通常还有个选择提炼的过程，总要体现一些思考与画面处理。



国画《天职》

2 这次亲身经历，比去年更打动我

羊城晚报：在这次记录中，有哪些瞬间最为打动您？
张弘：速写是一种记录，需要高度的概括。在这次速写中，我也选择了一些生动的场景来进行表现：比如大雨中测核酸的场面，又比如一位腿脚不方便的长者，自己开着电动轮椅来测核酸……这些感人又生动的画面只要捕捉到，就会有视觉上的冲击和效果。

我还注意到一些现场的细节。比如在第三次核酸检测的人群中，有一位家长带着个男孩来检测，轮到那孩子时，他始终不愿再前行一步。家长有点急，用膝盖顶着不让他后退，一边用手拽孩子。医护人员见状，绕到前台，呈半蹲状慢慢靠近男孩去劝说。这看似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场面，其实正体现了医护工作的大爱与细心。

要创作出打动别人的作品，艺术家首先要受到感动。在新闻图片报道和朋友圈中，一张广州医护人员凌晨两点多还在冒大雨为市民取样的摄影照片感动了全网，也打动我。那张照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也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性，这种真实的记录和艺术性的呈现，真正让大家了解到一线工作者的艰辛与敬业。我认为这样有特色的作品，就能打动人。

3 创作可以利用照片，但不能照搬照片

羊城晚报：2003年时您还创作过抗击“非典”题材的国画，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张弘：那年我们接到广东美协的要求，以抗击“非典”为主题进行创作。当时视频与图像都非常少，我电话联系到广州第一人民医院，希望他们能描述一些救治场面，以及呼吸等设备的造型样式。没想到对方答复我，可以让我到现场观察。最后我是穿着三层防护服、跟媒体记者一起进入隔离病房，亲眼目睹了医护人员奋力抢救生命的瞬间。

回想起来，当时进入病房令我感到非常紧张，甚至恐惧，出来后我才发现自己所拍的照片全是虚的。即便如此，进过现场到底感受不一样！后来我完成这幅国画《天职》，参加了广东省美协主办的抗击非典美术作品展，之后又被广东美术馆收藏。作品得到了一定的认可，美术杂志也很快刊登。曾有位医生说，这幅国画表现的隔离病房救治最有现场感。

羊城晚报：面对类似抗疫这样重大事件的创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张弘：此次疫情，艺术家们既是战役的亲历者，又可以是“抗疫”的记录者，用各自的方式发声，这是应有之义。我以为，一名画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刻保持生活的“在线”状态非常重要，以画笔记录生活，表现国家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应有的担当。这也应是艺术家的天职与情怀。

我认为，当下的相关创作雷同太多。作为专业的艺术创作者、艺术家，在创作相关主题的时候，首先要基本功扎实、造型能力过关，否则容易弄巧成拙。另外，现在有些作品画得和照片一模一样，我觉得艺术家可以利用照片，但不能照搬照片。我们要在照片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再创作。

【活色生香】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宋佳的四个贵人

宋佳用2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初心，就是想做一个好演员。除了她自己的天赋与努力，或许还要感谢生命中的几位贵人。

第一位是他的上戏恩师李志舆。她原本打算考沈阳音乐学院，却偶入上戏之门。刚入学时很不自信，但老师的几句话点醒了她。后来金鹰节上，见到多年未联系的老师前来给自己颁奖，当场泪如雨下。

第二位是王京花。王京花当年是内娱第一大经纪，在小宋佳出演了《好奇害死猫》后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小宋佳后来也承认自己见到京花姐有一种安全感，没多想就答应了。也因此与他的第一位男友陈龙分手，独自北漂发展。在这段时期，王京花对小宋佳的演员定位十分精准，没让她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让孩子讲真心话

儿童节刚过，众多表现这个节日的文化创意中，一个短视频尤其让我感动，给孩子送什么礼物？大人想了很多，多是物质性的，玩具啊，旅游啊，没想到孩子提得最多的却是“陪伴”，想让大人多陪一会儿，少低头看手机，少加班。另一个小调查是听小学生讲真心话，比如对自由和长大的理解。看到这些认真倾听孩子声音的调查，听他们讲真心话，觉得很用心。

一般以某个群体为名义的节日，节日主角常常不是这个群体，而是其他人。比如年轻人特别排斥节日时中年人总教育他们，女生常常是男生“轻浮标语”的狂欢。儿童节，很多时候是儿童给大人表演节目，或者是大人在朋友圈“秀”如何爱儿童。听孩子的真心话，让他们自己说出心里话，这是回归了节日的真正内涵。

前段时间一个外卖骑手向我求助，说他很焦虑，孩子不知怎么学会了说谎，他很生气，他想让孩

【如是我闻】 李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学术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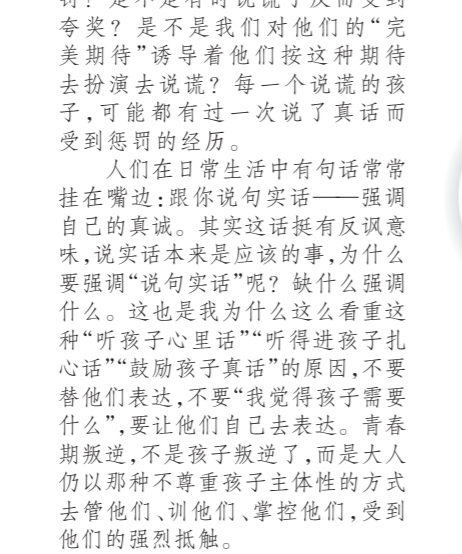
我实际上是反对所谓东方学术、西方学术的划分的。现代学术实际上需要一整套现代学术制度来保障，不论是美国的大学还是南非的大学，抑或是中国的大学，这些制度是必须遵守的。公认的学术标准和规范、严格的学术训练、完善的学术批评风气、公正的招聘制度、透明的晋升程序，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学术的规范，是世界性的，不存在所谓某国的特色。

“健康”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对中国来讲，也并非新鲜事物。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在写于弘始四年（公元402年）的《思益经序》中对他老师的汉语水平和翻译都进行了批评：“良由未备秦言，名实之变故也。察其语意，会其旨旨，当是‘持意’，非‘思益’也。”后人并没有因为看到僧肇的序而对鸠摩罗什有任何的轻视，相反会感谢这位实事求是、敢于讲话的弟子。

● 随手拍

二孩妈妈

□图\文 邱淑菲



5月14日，新塘未来汇一家舞蹈培训机构门口，一群课间休息的孩子围着玻璃墙往外张望，墙外站着一位怀抱小宝宝的妈妈。

这是一位忙碌的二孩妈妈，正在打一个冗长的工作电话，但她的眼神一直都在怀中的宝宝身上。大女儿在学舞蹈，上课时每一个细小的失误也会成为三孩妈妈，也许她会成为三孩妈妈，也许不会。“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横眉热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为什么印刷没有取代书写？

活字印刷由中国人发明，这似乎已成定论。不过，回溯历史，却发现直到民初，刻书业依然以雕版为主，绝少使用“活字”。况且，中国人发明“活字印刷”那么久了，为什么书写一直重要？

西方中世纪时，《圣经》要抄写在名贵的羊皮纸上，然后装订成书，存放教堂。所以，每一本这样的《圣经》都是当时稀罕的“艺术品”。也因此，抄写员成为神圣的职业之一，他们设计的古朴的花体，代表了那一代“书法艺术”的高峰。16世纪谷腾堡发明和推广了活字印刷之后，手抄很快变得昂贵且浪费，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抄写员也不再存在。这说明在西方，印刷的确是取代书写的一种传播手段。

而中国的书写一直持续到今天，甚至上升为“艺术”，有了随处可见的“书法表演”，有了专门的协会，还有等级不一的各类展览。为什么我们的印刷就无法取代书写？祖先早就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什么我们绝少使用，直到进入印刷工业时代。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许，其中正隐藏着某种最终解开传统中华文明持久不衰的密码的真相。值得认真探讨。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捉迷藏

弟弟国凯已经像是渗入泥土中的水滴一样，踪影全无了。沙滩上人头攒动，上哪儿去找呢？母亲疯狂，边跑边喊：我五内俱焚，边哭边喊，心想：弟弟也许只是在我玩捉迷藏罢了，他会在某个地方冒出来，朝我喊道：“我在这里！”果然，不多久，便听到弟弟以哭腔大喊：“我在这里！”一个善心人把迷路的他抱在怀里，等我们来接。这场“捉迷藏”，惊得我回不过神。

今年，63岁的国凯，又和我玩了一场比上回在沙滩更为惊悚的捉迷藏。罹患末期胰腺癌的弟弟，病发后不足两个月，便把自己藏在一个我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然而，我确知，他藏身的地方，再难也没有痛楚了；我也确知，他会朝亲爱的爸爸妈妈喊道：“我在这里！”

作家笔下的版图 一些作家的笔下，有一张地理版图。如同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一样，这种特定的地域不被实际束缚，但又赋予了独特的印记和气息，人物与故事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彼此独立，但又在这张地理版图上隐约相连，彼此互文。

短篇《船越走越慢》是徐则臣近年构筑的“鹤顶系列”中的一个故事，都是小镇上的警察破获的各种案例，牵扯出不同的日常生活。系列里的《虞公山》去年进入诸多选本和短篇榜。而这篇小说里有四个关键词：船，芦苇荡，摩托艇，水上赌局。芦苇荡在徐则臣的笔

【不知不觉】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作家笔下的版图

一些作家的笔下，有一张地理版图。如同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一样，这种特定的地域不被实际束缚，但又赋予了独特的印记和气息，人物与故事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彼此独立，但又在这张地理版图上隐约相连，彼此互文。

短篇《船越走越慢》是徐则臣近年构筑的“鹤顶系列”中的一个故事，都是小镇上的警察破获的各种案例，牵扯出不同的日常生活。系列里的《虞公山》去年进入诸多选本和短篇榜。而这篇小说里有四个关键词：船，芦苇荡，摩托艇，水上赌局。芦苇荡在徐则臣的笔

下连绵幽深，无数根芦苇拥挤在风里笨拙地摇摆，无比喧嚣，徐则臣回忆起小时候一次次路过的黑压压的芦苇荡时的感受，说：“比芦苇声音更大的是我的心跳，如同一面鼓在我心里擂着。小时候，以芦苇荡为背景，我可能把世界上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想象了一遍。后来写小说，我多次写到芦苇荡，写它的喧嚣、黑暗和恐怖，我觉得，我还应该写写它的广大、曲折和幽深。”

作家笔下的版图，带着他最深处的情感牵绊，而且不断扩大，就像徐则臣笔下的北京系列、街市系列之外，构筑了“鹤顶顶系列”，在这片新的疆域里，作家探索着更为丰富的现实与叙事。